

“品诗中酒味”

——陶渊明《饮酒(其五)》的语言学解读

◎韩沛容[湖南医药学院, 湖南 怀化 418000]

摘要:陶渊明一生创作了大量以“酒”为题的诗作,其中《饮酒》组诗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焦点。大多数学者是从诗歌的主题、意象以及诗中所表现出的作者心态等方面进行研究,认为《饮酒》组诗并不是酒后遣兴之作,诗人只是借酒为题,表达自己对黑暗社会的不满。而此文换了一个角度,从词语使用、句式选用等语言学角度对《饮酒(其五)》进行赏析,并得出一个与众多学者不同的结论:这篇作品不仅仅是以“酒”为题,实际上句句有酒,在饮酒中感悟人生。

关键词:陶渊明 饮酒诗 酒

饮酒是魏晋名士的普遍风气。酒之于陶渊明,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曾经在《五柳先生传》中说:“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人。陶渊明在其《饮酒·序》中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诎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也就是说,这些诗都是酒后所做。

但大多数学者认为,陶渊明的《饮酒》组诗并不是酒后遣兴之作,诗人“实无醉意”,只是“借酒为题”,在十分清醒的状态下,写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喜爱,所写内容多寓感慨,大多谈及人生问题而非饮酒。学者们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还在陶渊明的诗中找到了证据,他在《饮酒》第二十首中写道:“但恨多谬误,君当恕罪人。”可见其用心的良苦。这大概是受萧统“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①的影响。除此之外,部分学者认为,《饮酒》组诗是在“为斯言可保”的避祸思想指导下写成的,是含有极大苦衷而故意隐晦曲折的,是为了在当时十分险恶的环境下借醉酒来逃避迫害的。然而从语言角度仔细分析本诗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诗人虽对“酒”只字未提,其实全诗句句写酒,写喝酒的感悟,句句蕴含着“醉意”。

一、酒醉之初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起)

诗的首联看似平淡,其实有五个词使用不一般,它们分别是“庐”“人境”“车马”“在”“无”。

“庐”一般注释为住房。如果满足这样的解释,就太不懂诗了。这个字的本义特指田中看守庄稼的小屋,可引申为简陋的住所,往往和茅草屋联系在一起,象征着普通百姓的住所。“车马”是很有钱、很有地位的人才能拥有的,它象征高官显贵。于是“车马”与“庐”形成对立。“人境”是指诗人现在生活的人间。而“在”“无”两字又将“庐”“人境”“车马”联系起来,这里潜在的意味,不仅仅是把房子建筑在闹市,而且还有另一层意思:住所很简陋,但是,无论车马多么华贵,自己对此却没有感觉。初步看来,陶渊明似乎滴酒未沾,他清醒地告诉读者:我已经远离官场,与“车马”无缘。

其实,这是一种醉后真言,更是一种醉后狂言。可以想象诗人举着酒杯,仰天长啸:“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但何以见得诗人喝醉了?仔细分析诗歌的用字,我们在“人境”二字上似乎看出了一些端倪。我们都知道,人在喝醉之后往往会说一些胡话、废话。诗人作为一个浔阳人,本来可以说自己“结庐在浔阳”——“我在浔阳这个地方盖了一间茅草屋”,而诗人偏偏说自己“结庐在人境”——“我在人间盖了一间茅草屋”。作为一个尘世中人,诗人的房子除了能盖在人间,还能盖在哪儿呢?诗人用“人境”代替“浔阳”,使得整句诗变成了一句典型的废话,可见诗人真的喝多了,喝醉了。

随后诗人又以“而”字转折,将此句的重点落在了“无车马喧”上。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在现实之中,他的门前真的没有车马喧哗;另一层意思是说:他已经脱离了官场,与那些达官贵人没有什么来往了。事实上,既然居住在“人境”之中就不可能没有车马的声响,加之陶家是东晋开国元勋陶侃的后代,是浔阳最有势力的一族。尽管陶渊明这一支已呈衰落,冷寂到门前无车马终究是不寻常的。因此诗人更侧重于表达第二层意思,并以“车马”二字代表名利场上的竞争。同时这一句还体现了魏晋时期“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隐逸之风对士人的影响。诗人的隐逸不是逃避现实,隐居到山林之中,而是生活在现实之中,超越世俗的喧哗保持内心的平静。这是诗人所追求

的最高精神境界,是诗人内心的独白。

二、酒意正浓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承)

从语言学角度看,颌联最大的特点体现在设问句和“心远”一词的使用上。

自古及今,特别是魏晋时期的人们极度追求金钱、权利、地位。面对荣华富贵、声色犬马,一般人很难做到听不见车马的喧闹,很难做到心平气和。然而诗人问自己:“你如何能达到这种水平?”回答仅仅是简单的五个字:“心远地自偏。”“远”这个字意义深刻,在这里它既不是指距离的远近,也不是指时间的远近,而是一种超脱世俗的、淡然处世的精神状态。用“心远”而不用“人远”,显示出人是很近的,人就处在“人境”。正是由于人近,才显出“心远”的反衬效果,构成一种悠然、飘然、超然的境界。“心远”就是不受世俗物欲所牵绊,不受“车马”所喧扰,哪怕居住在最热闹的车马路旁,内心也一定会像偏居深山中一样平静。

颌联从哪里体现了“酒意”呢?诗人所采用的这一特殊句式——设问,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诗往往注重对偶,很少采用问句。诗人为什么要打破常规,冒险地自问自答呢?仅仅是为了告诉读者吗?不是这样的。在这里,诗人实际上采用了“赋诗”的写法(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在外交宴会等场合,宾主各方往往通过“赋诗”来表达愿望和态度)。“赋诗”即以主客问答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愿望。既然是主客问答,那么诗中本为明知故问、自问自答的“设问句”,已经不再是诗人为了唤起读者注意的自问自答。此时,诗人的眼前出现了幻影,似乎看到了两个不同的人,即自我内心的两重人格。诗人的“自我”向“超我”发出疑问:“你为什么能保持心灵平静呢?”“超我”回答说:“因为心远,所以地自偏。”此时的诗人酒意正浓,醉到了顶峰,他晃悠悠地端着酒杯,已经分不清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了。在这里诗人的精神境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由保持内心平静到达了“忘世”的境界。

这开头的四句为整首诗歌奠定了一个“底色”,这是陶渊明写这首诗时的心情基调。

三、酒意渐退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转)

从用词的角度分析颌联,用的最好的是“悠然”“见”“佳”三个词。

此时诗人从酩酊大醉中逐渐清醒过来,带着几分醉意,开始采菊,开始欣赏周围的景物了,于是吟出了“采菊东篱下”的诗句。这里有两个意象需要我们注意,一个是“篱”(东篱),一个是“菊”(采菊)。“篱”和“庐”相呼应,简陋的住所和朴素的环境是统一的和谐的,但是,

朴素中有美,那就是菊花。这个意象,有着超越字面的内涵:“菊”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离骚》说:“照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秋菊之落英”代表一种高洁的品格修养。由此可知,一个“采”字,既写自然的采摘,又兼及了人生选择;“菊”字,既写了采摘对象,又隐喻了一种人生品格。诗人需要对生活有明确的认知和判断后才能做出“选择”,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选择呀?全句动静结合,构成一幅完整的“采菊图”。它将诗人内在的精神,显现为具体的感官对象,生成视觉和想象的审美空间。与“采菊图”相对比的是“南山图”。

“悠然见南山”。“悠然”一词用得妙,牟崧在《诗话》中说:“所谓悠然者,盖在有意无意之间,非言所可尽也。”“悠然”写出诗人自得闲适之貌,形容不期而然的心境。“南山”使悠然而动的神态如在目前。至于“见”字就更不用说了,古往今来的学者对这个字进行了大量的讨论。言“见”字妙者,以苏东坡为代表,认为精彩在“偶然”。“采菊之次,偶然见之,初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故可喜也。”晁补之在《无咎题跋·题陶渊明诗后》也说:“‘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景远。”在这里,陶渊明将悠然闲适的心境与无意见山的举动相结合。让读者感到映在陶渊明脑子里的南山是一种朦胧的悠然的缥缈的轮廓。这是一种精神上的飞跃,是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诗人在醉眼朦胧间已经分不清孰为自然、孰为“我”了。人的心与外界环境都处于一种平和闲适的状态,都合乎自然之道。

诗人越来越清醒,所看到的不再是南山的轮廓,而是具体景物。“山气”在视觉上呈现出由下而上的蒸腾状,轻柔而飘逸,自然而自由,由此,“山”的静和“气”的动相结合。“日夕”是傍晚的阳光,多彩而光艳,是视觉美的描述。可以想象,“日”的圆与“光线”的直相互衬托,隐喻人生的曲与直、圆与方,山色的暗和光线的亮相互交织,它们自然存在却又变化奇特、五彩斑斓,山的直立和气的柔媚相互统一,如此,构成一幅完美的“夕阳图”。“佳”是诗人的赞美之语,也是这句诗的亮点,与前面无意的恬淡的情感相统一相和谐。“佳”字,虽然是个不太强烈的字眼,但是却显示出一种悠然的心境。如果换用其他的词,如:灿、艳等,这种悠然的境界就被打破了。

诗人透过山气又看到了归巢的飞鸟,观察点越来越小,对南山景物的描写由面到点、由静到动、由静态的山到动态的山气再到飞鸟。“飞鸟相与还”,也是很平静的、惯常的景象。它之所以好,就是因为与诗人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动机,不夸张,不夸耀,不在乎是否有欣赏的目光,甚至不关注是否值得自我欣赏。夕阳下的山林美景万千,然而诗人为什么选择写山气和归鸟呢?这是“日暮思归”这一永恒的诗歌主体所驱使的。《诗经·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天快黑了,

应该找一个归宿来度过这漫漫长夜。此时,诗人就站在自己的家门口,他是有自己物质上的家的,这里诗人想寻找的是一个精神上的家。借着还残存的一点酒意,诗人将隐藏在内心的情感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出来:倦鸟回家了,而哪里才是自己的心灵归宿呢?诗人看似在描写“飞鸟相与还”这一温馨的画面,实际上是以此来反衬内心的孤独、无奈、无归宿感。

四、酒醒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和)

尾联的关键词是一个“真”字,只有在没有心理负担的境界才是真的。没有这样的“真”,就做不到“心远”。所以清人吴洪说:“‘心远’为一篇之骨,而‘真意’又为一篇之髓。”(《六朝选诗定论》)“真”是不用雕琢的。雕琢就是有意,越是在语言上有意下功夫,就越显示出人工的痕迹,就越是不真。这种境界妙在一种全身心的体验,这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得于心会于意,但意不尽象。”语言永远也不能完美地表达思想,永远也不能穷尽思想的全部,永远不是思想本身。老子曰:“大辩无言。”对于大自然的真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果执着于语言,就是有意雕琢,就破坏了自然、自由、自如的心态,故“欲辨已忘言”——作者刚想说明,却马上把话语全部忘记了。这说明,诗人无心的自由是多么强大,就连自己都不能战胜。这种真就是人的本真,就是不但没有外在的压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自我的心理负担。进入这种没有自我的心理负

担的境界,人就真正轻松了,自由了。

从语言上讲,陶诗的语言是简朴的,他的诗中通篇都是叙述,没有感叹,没有渲染,也没有比兴,与当时风行的华丽的诗歌语言相反。虽然语言朴实,但字字精彩。❶

① 萧统:《陶渊明集序·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1页。

参考文献:

- [1] 孙绍振.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 [2] 何梅琴.诗歌·陶渊明·酒[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 [3] 阮忠.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读陶渊明《饮酒·结庐在人境》[J].语文教育与研究,1998(1).
- [4] 黄学峰.心远、悠然、真意、忘言——陶渊明《饮酒》其五的一种解读方式[J].湖北三峡学院学报,2000(8).
- [5] 孙绍振.“见”南山还是“望”南山?——谈陶渊明《饮酒》其五的诗眼[J].语文建设,2011(9).
- [6] 陈怡良.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意涵省察及多面向诠释[J].淮阴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作者:韩沛容,语文教育硕士,湖南医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语文教育。

编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

(上接第107页)心中。类似的还有望月思人,如唐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里的“不堪盈手赠”与“路远莫致之”有着共通之处,都是缘于所思之人远在天边,而无法共赏这美好的景色,留下的徒有思妇的无可奈何。

晚清诗学批评家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里对《古诗十九首》这样评价道:“‘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言情能尽者,非尽言之为尽也。尽言之则一览无遗,惟含蓄不尽,故能反言之,乃足使人思。”这段评论同样适用于《庭中有奇树》,将思妇的离愁、想念、欲寄还休的婉转心绪慢慢地传达出来,让人在品读之间有了诸多触发,此中相思意更是万古同,仅仅是这一点同情之意,都值得我们久久回味此诗。❷

参考文献:

- [1]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2] (清)张庚解,赵师秀编.古诗十九首解[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3] (明)陆时雍选评.诗镜[M].(清)纪昀编纂.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4] (明)钟惺.古诗归[M].续修四科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5] (宋)张戒.岁寒堂诗话[M].(清)纪昀编纂.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6] (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M].续修四科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7] 朱自清.古诗十九首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作者:项挺挺,闽南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